

月光下,他的世界春暖花开

■向勇 冯程

家风

周末清晨,一阵轻柔的闹铃,唤醒了睡梦中的北部战区陆军某合成旅军医陈善祥。起床后,陈善祥快速洗漱,活动了几下胳膊,便开启了每天雷打不动的“任务”:照料下肢瘫痪的母亲韦红翠起床、洗漱。

早饭过后,陈善祥弯着腰,蹲在地上,开始给母亲腿部萎缩的肌肉按摩。随着手部力度加大,不一会儿,他的额头便渗出了汗珠。

“差不多就行啦,别累着!”母亲连声念叨。

“妈,我今天早上不用出早操,正好给您多按会儿!”陈善祥抹了一把脸上的汗,继续手里的动作。

韦红翠儿时不幸得过脊髓灰质炎,但由于家境贫穷,未能得到及时治疗,导致左半侧身体无力,双下肢瘫痪,就连走很短一段路,都要借助扶手。后来,她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全身会不定时震颤,严重时生活甚至不能自理……

那年,陈善祥高考结束后,看到征兵信息,很想试试。但考虑到母亲的身体状况,他打算放弃这个念头。

“儿子,你放心吧,不要担心我们!”韦红翠看出儿子的心思,和丈夫一起宽慰陈善祥。

入伍后,陈善祥参加军考,并凭借优异成绩被某军医学校录取。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听说中医按摩、针灸对母亲的病可能会有特殊疗效,便一有时间就摸索各种按摩和针灸手法。每天,陈善祥口袋里揣着一本针灸图谱,休息时就掏出来背记,并常常在自己身上练习。

军校毕业后,陈善祥被分配到部队担任军医。驻地离老家很远,他心中时刻惦记着父母。那时候,韦红翠每天忍



陈善祥为母亲按摩。 周涛摄

受着病痛折磨,陈善祥父亲的身体状况也开始变得不乐观。

2011年春节前,陈善祥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说,想念孙女了,希望陈善祥带妻女回趟老家。

就在陈善祥启程前,一名战士受了伤。

“这事儿拖不得!”当即,陈善祥让妻子带女儿先回老家,自己前去照顾战士。当天下午,陈善祥接到妻子的电话:“爸知道自己身体快不行了,所以才提出让咱们回家。现在,爸正在医院抢救。”陈善祥匆忙往老家赶,但还是没能见到父亲最后一面。

父亲的突然去世,让陈善祥心里愧疚不已。他深深感到,尽孝不能等。与妻子商量后,他决定把母亲接到部队。

母亲来部队后,陈善祥每天的生活犹如上紧了发条:早上,他叫醒母亲后,先赶去出早操;早操结束,他再回来照顾母亲洗漱、吃饭,为母亲按摩。

一开始,韦红翠饮食不习惯,陈善

祥便去炊事班请教,还仔细阅读菜谱书籍,保证母亲的饮食营养搭配均衡。陈善祥执行出诊任务时,妻子接过去为母亲按摩的任务。女儿小小年纪,也学着父母的样子,照顾奶奶。在一家三口的精心照料下,韦红翠的身体和精神状态比从前好了很多,脸上的笑容也变多了。

女儿小升初中那年,为了方便女儿上学,也为了便于照顾母亲,陈善祥和妻子在驻地买了房子。但新房装修还没完成,陈善祥所在单位就接到了移防的命令。

“母亲年纪大了,身体也不好,要是自己不在她身边,她能适应吗?”陈善祥有些担心。当时,妻子工作刚调动,新工作还没完全适应,很难抽出时间照顾母亲。思前想后,他决定把母亲接到新驻地。

陈善祥的孝心举动,得到旅领导的支持。部队刚移防,干部公寓暂时紧缺,一名旅领导主动把公寓让给陈善

祥,自己搬到了办公室。

韦红翠搬到新驻地后不久,就进行了一次手术。陈善祥请假日夜守在母亲的病床前,隔一段时间就帮母亲翻身,或者扶着母亲在医院的走廊里慢慢行走。那段日子,他没有睡过一个整觉。

韦红翠年龄渐长,身体状况需要格外留心。一次,她扶着板凳在房间里走动时,突然眩晕,摔倒在地,导致腰椎骨折。当时,陈善祥正承担着医疗值班任务。旅领导了解到陈善祥的特殊情况后,特别批准陈善祥将母亲接到他值班室二楼的单身宿舍中。有了那次教训,陈善祥更加小心了。他在母亲的房间里装了按铃,方便母亲呼叫自己。

韦红翠不想耽误陈善祥工作,就算身体不舒服也常常忍着。一次,她身体非常难受,纠结了很久,才按下按铃。

陈善祥闻声赶来,一直忙到深夜。韦红翠的眼泪噙满眼眶,对陈善祥说:“儿子,不知道我这病什么时候好,让你跟着我遭罪……”

“妈,您养我长大,儿子照顾您是应该的!”说完,陈善祥眼泪也夺眶而出……

那段时间,陈善祥一边工作,一边照顾母亲,日夜连轴转,瘦了很多。妻子心疼不已,便把女儿托付给父母照顾,自己专门请假过来帮他照顾韦红翠。几个月后,韦红翠的病情终于有了好转。

平时周末休息,卫生连的战士们会自发去看望韦红翠,推她出去晒太阳,给她讲军营里有趣的故事。官兵的家属来队,也会主动来找她唠家常,陪她解闷。等孩子放了长假,儿媳也会带孩子千里迢迢到部队看望她……

那晚,陈善祥照顾母亲入睡后,坐在母亲床边休息。月光下,陈善祥听着母亲轻微的鼾声,心里格外踏实。他仿佛听到自己的世界里,春天的花朵正悄悄绽放。

信念永留天地间

■曾权于童

烽火家书

“他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而把死神留给自己的英雄。”这是人们怀念王传馥时常说的一句话。

1937年,王传馥参加革命,到八路军办事处学兵队学习,结业后到新四军工作。1939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1月,他在皖南事变中不幸被敌人逮捕。他在狱中团结同志,坚持斗争,是中共茅家岭监狱秘密党支部负责人。1942年5月25日,王传馥组织狱中同志发动茅家岭暴动。为掩护同志安全越狱,他被敌人打伤,并再次被捕。1942年5月,王传馥惨遭敌人活埋,时年22岁。

下面这封书信是王传馥于1937年12月奔赴延安前,写给父母的信。

爸妈:

大场失守后,东战场再也不能乐观了……日军攻吴兴,芜湖也不成安全之区了,我想或者会搬到安徽,我也希望搬到安徽。

我是为了读书而离爸妈到上海来的,可是到现在读书也不成了,上海的环境也可想而知。我感到自己太无用,不能救国也不能助家,在现在的中国是不容(允)许这样的。

我现在立志到陕北……我相信那里能够造就我,报效国家。时间不允许我得到爸妈的允许而行,但我想是不需要的,(爸妈)一定允许我的。我深感长者之爱,但命运不允许我侍奉左右了,我要远离爸妈了。也许将来还有见面的机会,也许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爸妈不必伤心……我下最大的决心达到目的,尽力打破一切困难。

敬祝

安康

再祝

我们得到最后胜利

……

传馥

……

1937年淞沪会战后,上海市区和苏南、浙北地区相继沦陷,王传馥所在的学校也被迫从上海搬到浙江。作为一个热血爱国青年,面对“再也不能乐观了”的抗战形势,他“感到自己太无用,不能救国也不能助家,在现在的中国是不容(允)许这样的”。朴实的话语背后,展现了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挽救国家危亡、献身抗战事业的民族大义。

到陕北去,是全民抗战爆发后无数

热血青年的人生选择。王传馥就是其中的一员。他在信中写道:“相信那里能够造就我,报效国家。”真切的话语,展现了一个热血青年追求光明、追求真理的人生理想。“也许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爸妈不必伤心……我下最大的决心达到目的,尽力打破一切困难”,表达了他立志救国救民、抗战到底的坚定决心。

直到上海解放后,父母才知道王传馥牺牲的消息,二老痛彻心扉。父亲扶病执笔,记述了儿子的一生。

“回溯往事,凡有血肉,宁不伤心?然求仁得仁,传馥无憾焉。路阻音隔,此八年中家人无不相望。上海解放,正谓相见有日,然事与愿违,竟成永别。伤哉!乃述始末,以志永念。”

1941年底,父母在长子王传馥投身抗日杳无音信的情况下,不顾时局之艰、战争之危,又坚定地送时年14岁的六子王传洪参加新四军。

这是一封家书,更是一封立志报国的“宣言书”,是王传馥用铮铮铁骨和一腔热血谱写的一曲青春之歌。他的生命尽管短暂,但他的坚定信念永留于天地间。



王传馥家书

家庭秀

爸爸
他们说
你是压舱石
钻舱底、摸管路、修故障
在看不见大海的地方
留下了十余万海里的航迹
而在我眼里
你是我和妹妹的参天大树
陪伴虽少,温情很多
话语虽少,付出很多
责任、担当、勇敢、坚守
是你教给我的品质
我会努力朝着你的方向
振翅飞翔

李 轩配文

定格

4月19日,北部战区海军某基地勤务中队为该部机电区中队队长周建强举行一级军士长晋衔仪式,并邀请他的家人参加。图为晋衔仪式结束后,周建强一家四口合影留念。

周建龙摄

“琴”意绵绵

■王梦圆 魏承旭

玥问道。

连源笑了笑,看向屋里的钢琴。那架钢琴是连源送给刘玥的生日礼物。两人因音乐结缘,但自从2年前孩子出生后,刘玥的精力全部放在了照顾孩子上,已经很久没有碰过钢琴了。

“还有几天比赛?”刘玥问道。

“5天。”连源说。

“给我2天,我先把曲子弹熟。”刘玥毫不犹豫接下了这项“任务”。

虽然已经很久没弹琴了,但好在之前的功底还在,刘玥很快找回了感觉。

那天,刘玥满心欢喜地开始了与官兵的第一次合唱练习,但进展并不顺利。这些硬硬的汉子们,拿出了拉歌的劲头,扯着嗓子卖力地吼,刘玥没弹

完,他们已经唱完了。看着官兵满脸认真的样子,刘玥哭笑不得。

“嫂子,不好意思,给你拖后腿了……”休息的时候,大家抱歉地对刘玥说。

刘玥笑了笑,安慰大家不要气馁,并承诺,大家唱多少遍,她就弹多少遍。

那天,排练结束后,刘玥抱着儿子回家,连源则继续带着大家排练舞台动作。但没过多久,刘玥又回来了,手里还提着几袋点心。

见连源还没有让大家休息的意思,刘玥打趣道:“训练会饿,难道唱歌就不会饿啦?何况大家是在用训练的劲儿唱歌哩!”说完,她让连源把点心分享给大家,自己坐下来继续练琴。

官兵被刘玥感动了,纷纷想办法克

服自身不足。有人把唱不准的地方记在手上,回去一有空就反复练习;有人在排练结束后,找个空旷的地方,继续加练……

以前,丈夫很少和刘玥谈工作,也从向她诉苦工作辛苦。在那段短暂的日子里,刘玥参与到连源的工作中,看到他在每件小事上都认真投入,由此想象到他平时的状态。不仅如此,她还发现了丈夫的另一种魅力:为了让官兵更好地展现精神风貌,合唱的时候,连源拿出自己参加阅兵时的标准,带着大家挺腰杆,亮眼神。

“那一刻,我觉得他真帅!”刘玥说。比赛的日子终于到了。文化活动中中心的舞台上,大家仿佛凝聚成了一个音符,等待在钢琴的伴奏声中跳动。

钢琴旁,刘玥坐定,朝着连源点头示意。

音乐缓缓响起后,所有人沉浸在了刚健与优雅碰撞的氛围里……

这样的场景,让连源想起了曾经那个夏天。在湖畔,他唱歌,刘玥伴奏。也正是在那个夏夜,他向刘玥许下了“一生在一起”的承诺……

我在离你最近的地方

■杜中林 李江

两情相悦

那天,袁亚丽和同事们奋战了一整天,等走出手术车时,已经是次日早上7点。

打开手机,她看了同样驻扎在高原上的丈夫、新疆军区某工兵团四级军士长洪海洋昨夜发来的信息:“放心,我一切都好。”

“你照顾好自己,我等你回来。”盯着手机屏幕,袁亚丽五味杂陈。

此时的高原,夜色还未褪去。呼啸的山风撕扯着帐篷,零星的雪花夹杂着沙土,在营区的路灯下飞舞。昨晚抢救病人的紧张画面,在袁亚丽脑海里挥之不去,让她不由得想起在武汉抗疫的经历。

那段日子,她负责核心感染区病人的护理工作,洪海洋负责连队每日的消杀和隔离区人员的生活保障任务。两人偶尔能在工作间隙进行短暂的视频通话,给彼此加油打气。尽管通话时间很短,可袁亚丽觉得十分安心,因为她深切地感受到,他们是在并肩战斗。

疫情形势缓和后,洪海洋高原执行任务。不久后,袁亚丽的单位也要在高原组建医疗队,她申请前往。

“你从武汉回来后,还没有好好休息过,而且你没有在高原生活的经验,这么贸

然前往一定受不了。”洪海洋的语气里充满担忧。

往后的日子,洪海洋每次在视频电话里都会反复叮嘱袁亚丽,先别急着上高原,尽量跟着下一批任务分队前往。袁亚丽每次都点头答应。可熟悉妻子性格的洪海洋隐隐觉得,袁亚丽不会就此放弃。

1个月后,洪海洋外出执行任务,路过兵站加油站时,在前来巡诊的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他不由得跟上去喊道:“亚丽?!”

人群中,那个熟悉的身影闻声回头。“好久不见啊,我的洪班长。”袁亚丽看到洪海洋,心里十分激动,但想到自己是瞒着他上高原的,忍不住吐了吐舌头。

洪海洋没想到能在这里见到妻子。她瘦小的身躯穿着厚厚的棉大衣,肩上扛着医疗箱,嘴唇没有一丝血色,作战靴上沾满泥巴……

他大步冲过去,把袁亚丽紧紧拥入怀中。难得的团聚时刻里,两人有着说不完的话。

“这些天,你受苦了吧?”洪海洋问道。“别担心,我在离你最近的地方,做着我想做的事。”袁亚丽自豪地说。

短暂相聚后,两人又前往各自的任务点。那天,高原上刺骨的风变得格外温柔,夕阳洒在远处山峰上,厚厚的积雪被染成红色,像极了两人挥手作别时脸上的红晕……

家人

那天,教导员连源正忙着手头的工作,文书彭森急匆匆地从值班室跑过来报告——旅里要组织合唱比赛。当天下午,连源召集文艺骨干了解情况,察觉到形势“不太乐观”:营里之前的合唱负责人已调职。连源思考了一会儿,做出决定——自己指挥合唱。原因很简单,一来自己上学时有过相关经历;二来自己当宣传科长时,组织过类似活动;三来关键时刻需要有干部带头。

那天晚上,连源回到家里,把比赛的事情告诉了妻子刘玥。

“我能给你们做些什么吗?”妻子刘

本版投稿邮箱:jbjrt@163.com